

雍正朝汉文谕旨汇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

雍正朝漢文諭旨匯編

第八冊（上諭內閣）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

雍正朝漢文諭旨彙編

第八冊

目錄

上諭內閣

雍正七年七月	一
雍正七年閏七月	一三
雍正七年八月	二五
雍正七年九月	三六
雍正七年十月	四五
雍正七年十一月	六〇
雍正七年十二月	七二
雍正八年正月	八九
雍正八年二月	九五
雍正八年三月	一〇四
雍正八年四月	一一七
雍正八年五月	一二六
雍正八年六月	一三八
雍正八年七月	一四六
雍正八年八月	一五五
雍正八年九月	一六一
雍正八年十月	一六七
雍正八年十一月	一七一
雍正八年十二月	一七八
雍正九年正月	一八二
雍正九年二月	一八五
雍正九年三月	一九四
雍正九年四月	一九六
雍正九年五月	二〇四
雍正九年六月	二〇八

雍正九年七月	二二三
雍正九年八月	二二六
雍正九年九月	二一九
雍正九年十月	二二一
雍正九年十一月	二二四
雍正九年十二月	二二七
雍正十年正月	二三〇
雍正十年二月	二三三
雍正十年三月	二三八
雍正十年四月	二四一
雍正十年五月	二四二
雍正十年閏五月	二四六
雍正十年六月	二四九
雍正十年七月	二五〇
雍正十年八月	二五四
雍正十年九月	二五六
雍正十年十月	二六一
雍正十年十一月	二六七
雍正十年十二月	二六九
雍正十一年正月	二七〇
雍正十一年二月	二七三
雍正十一年三月	二七六
雍正十一年四月	二七九
雍正十一年五月	二八四
雍正十一年六月	二八八
雍正十一年七月	二九一
雍正十一年八月	二九五
雍正十一年九月	二九八
雍正十一年十月	三〇〇

雍正十一年十一月	三〇五
雍正十一年十二月	三〇九
雍正十二年正月	三一三
雍正十二年二月	三一五
雍正十二年三月	三一七
雍正十二年四月	三二〇
雍正十二年五月	三二三
雍正十二年六月	三二六
雍正十二年七月	三二七
雍正十二年八月	三三〇
雍正十二年九月	三三二
雍正十二年十月	三三七
雍正十二年十一月	三四二
雍正十二年十二月	三四六
雍正十三年正月	三五〇
雍正十三年二月	三五三
雍正十三年三月	三五七
雍正十三年四月	三六〇
雍正十三年閏四月	三六三
雍正十三年五月	三六八
雍正十三年六月	三七〇
雍正十三年七月	三七四
雍正十三年八月	三八〇

雍正七年七月

上諭三十三道

初三日奉

上諭江南蘇松等處錢糧歷年積欠甚多其中有實欠在民者亦有爲官吏侵漁及紳衿抗玩胥役豪強中飽者若不確查詳核明白分晰則此事難以辦理國計民生並受其累朕爲此籌畫於心者數年矣因王璣昔爲戶部才能司官於錢糧素所諳習而又爲江南道員多年於地方情形定所深知用是委以清查之任並令署理蘇州巡撫印務俾得諸事兼顧期於公務有濟伊陛辭赴任之時朕屢次切加訓誨冀其

雍正七年七月

有成趙向奎爲縣令時曾經鄂爾泰薦舉言其辦事有才不畏強禦朕調來引見看其人氣質肅然此尚有力量可以治劇理繁又因其在溧水嘉定任內催科有方是以將伊留於江蘇地方屢加遷擢至於藩司大員之職目今清查通省積欠實總匯於藩司衙門最爲緊要去冬趙向奎在京朕屢次召見訓飭指示伊亦以清釐之責身任不辭至於徐永祐乃趙向奎在朕前極力保薦者朕信其言以爲才品可用又因其現爲蘇州知府是以將錢糧最多之蘇州府派與徐永祐清查王璣等三人皆朕加以特恩不次擢用之員伊等膺茲重任自應秉公持正實心實力

以副任使方不愧人臣奉職之義乃王璣到任以後朕覽其奏摺卽疑其居官治事無誠實之心因清查乃地方要務深慮朕懷數月以來留心訪察今有人摺奏前來甚爲詳悉內稱江南輿論云此番清查民欠外邊至少也要費至百萬兩竊思清查侵蝕是與百姓除累何以百姓反致費錢及切加訪問方知撫藩衙門胥役串通一氣州縣凡有辦理事件莫不聽命於藩司書辦之操縱若不預先講明立見駁飭卽如委牌一張亦必需索原是藩司書辦家人借此清查通同漁利其費錢之說不爲虛誑等語朕之特命王璣趙向奎前往清查者本欲休養黎元爲地方除數十年之積弊乃伊等不能仰體朕心曉諭百姓約束衙蠹禁止弊端以致訛言繁興人心惶惑王璣趙向奎爲通省大員欽承簡命而於本衙門一二無文弄法之姦胥尚不能嚴加禁約使之安分守法尚望其督率通省官吏爲萬民剔除重困俾享安靜之福乎又奏摺內稱王璣滋事四月照舊收取門包諸事多由藩司作主而藩司趙向奎以王璣係伊保薦來南清查之人未免輕忽視之昨五月二十二日盤查下江藩庫王璣視爲虛應故事趙向奎於齋戒之日置酒演戲二人俱忘已身尚是親喪未滿之年問者莫不談笑又如趙向奎之家丁王錫卿掌管收兌錢

雍正七年七月

樞串通光棍李龍文庫吏程堯農等恣意包兌收受陋規多金怨聲載道王璣將李龍文等交蘇州府知府于本宏鞫審而于本宏並不究訊即稟明王璣含糊結案王璣亦不再問又如奉旨揀發人員命王璣等帶來其才具短長自必深悉而趙向奎擅自派定詳報優劣莫分聞協查之原任知縣孫見龍係太倉王家門生即將伊委派太倉其中恐有掩護情弊又趙向奎縱容幕賓杜姓者在本籍崑山倚勢妄行挾制官長又將伊表弟寄樹業庸懦之人委查溧水高淳二縣積欠溧水乃其舊治顯係營私又如積欠之中豈無官侵之項此人所共知者而趙向奎則向人

雍正七年七月

三

言官侵是沒有的官侵一項伊意不欲究查矣至於徐永祐則倚恃趙向奎是伊親戚事多任性因私怨吳江縣署事知縣鄭士奇遠別尋事端讎訴兩院藩司致令離任又徐永祐從前在吳江縣數載每遇米貴則將倉米盡行糶賣賤時則又收買任意出入以圖肥己又在閩門外開大醬園一座大木廠一座令胞弟等掌管生息與民爭利等語奏摺所奏王璣趙向奎徐永祐三人之款蹟如此王璣以道員受朕深恩一二年之間用至卿貳深加倚信昇以封疆之任不應負恩至此若革職仍留江南指知府例清查蘇州一府錢糧若再不實心辦理使一府積欠徹底

澄清必將伊正法以爲人臣負恩不忠之戒趙向奎以縣令微員數年之內用至藩司而乃不知感恩報効肆意妄行前李衛經過蘇州時趙向奎越班奏請展安目無上司甚屬狂妄且伊向人誇張謂王璣由伊所薦悖謬已極豈有朕簡用大臣而待伊新進外吏保薦之理趙向奎著革職徐永祐依附趙向奎營私作弊亦著革職蘇州巡撫印務著吏部侍郎彭維新署理工部侍郎馬爾泰著往江南與彭維新尹繼善伊拉齊同辦清查錢糧之事御史安修德亦著前往協同辦理蘇州布政使員缺著浙江布政使高斌調補兼理清查之事即令赴蘇其任內交代事宜著

雍正七年七月

四

方觀楷接兼理浙江布政使印務著提督福建學政少詹事程元章署理福建學政員缺著編修戴瀚補授戴瀚未到任之先程元章將款印暫交巡撫管理即赴浙江新任蘇州知府員缺著將正定府知府童華調補正定府員缺著將鄭爲龍補授童華即速交代清楚來京請訓旨再赴蘇州新任奏摺內所奏趙向奎徐永祐劣蹟種種著即交與清查錢糧之大臣馬爾泰等一一秉公嚴審定擬具奏不得絲毫徇庇隱匿趙向奎徐永祐著嚴加拘禁不得令其任意騰挪掩飾又摺內所有條陳各件亦著馬爾泰等悉心酌議辦理摺稿四件併發與馬爾泰等將此旨通行

嚴飭曉諭閩省官吏紳衿民人胥役等此番清查案內若再有衙蠹作姦舞弊及惡棍包攬把持隱匿等情著清查之大臣等嚴訪查拏審訊確實一面奏聞一面照光棍例於本地即行正法若府州縣官員等有妄生異議推諉覈揭及瞻顧徇情苟且塞責者著清查之大臣等即行拏問題奏審實照違旨攪亂國是律正法決不姑貸遵旨通行曉諭後著過一月之限照此例行

又大學士公馬爾賽等將欠帑問罪之陳樹芝等祖父勞績遵

旨查奏奉

雍正七年七月

五

上諭陳瓚分賠銀兩已降旨豁免其陳鵬年之子陳樹芝陳樹萱馬璆之孫馬位康海之子康世隆應追銀兩與陳世凱之子陳光漢應得之罪俱從寬免

初四日奉

上諭今日御史楊保條奏內稱內外秋審緩決人犯若至三年該部查明請旨減等發落則各犯俱沐隆恩不至於監禁患病死亡等語從來殺人者死律有明條其有一時鬪毆殺人而非謀殺故殺或事涉於謀故而其人非此案之首犯尚有一線可生之路則於秋審之時細加商酌有可矜者減等發落餘皆從寬入於緩決之內此法外之仁也今楊保欲將緩決三

年之犯悉行減等發落是欲將國家讞獄大公之典以行一己沽譽之私心朕於衆人之前面詰云設爾之父兄子弟被毆致死不即抵償爾心能釋然乎且待至三年之後竟將兇犯減等釋放爾能無憾於心乎伊俯首自問亦云不能釋然無憾試思天下之人誰無父兄誰無子弟其戚屬爲人毆殺而殺人者竟得脫然無事不合抵償爲父兄子弟者孰肯甘心縱令死者或無父兄子弟而魂魄有知能自解散乎年來秋審後朕亦令大學士九卿於直省緩決人犯中擇其情罪稍有可原者查出具奏朕詳加審慎降旨減等發落此皆揆情度理信其可以服死者之心然後見諸施行非可任意縱情槩行末減以博寬大好看生之名也我

雍正七年七月

六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慎重刑獄矜惜民命諄諄訓誨讞獄諸臣懇惻周摯朕卽位以來又復時時戒飭體訪大抵各處命案俱屬應抵之人無屈枉之事夫彼既傷人之命秋決時不即抵償乃其幸也而監禁囹圄尚以疾病死亡爲苦乎夫獄多縲囚原非德政然必天下化行俗美比戶可封普天幸土皆安分守法無盜竊姦宄之徒型仁講讓無鬪狠輕生之輩而後時雍風動實致刑措之風方爲至治若未能如是但將應行治罪之犯槩行寬釋以博囹圄空虛之譽

吾誰欺欺天乎朕實恥而不爲也況縱法實足長茲第恐寬宥之後而犯者愈衆此朕更不忍者也至於楊保泰中以州縣牢獄褊狹而引入旗人犯築建高牆分禁以爲念其暑熱之苦恐染疾患此奏亦與朕之本意不符朕思犯罪之旗人非有異於犯罪之民人也特以民人牢獄之中俱係盜賊匪類慣行不法之重犯若令旗人同在一處監禁轉相煽誘漸染惡習將來愈難化誨悛改故令隔別分禁以防其煽誘勾通之漸非欲令其寬閒自在也且天下焉有身在縲紲之人而尚慮其不能舒展安閒者乎又焉有因牢獄褊狹而縱因廢法以使其自如者乎度楊保條

雍正七年七月

七

陳之意將以寬釋犯人爲陰德事邪豈知爲人臣而不肯秉公執法實心辦事乃欲枉法以沽長厚之名使百姓含冤負屈其造孽無窮必遭天譴尚何陰德之有楊保身爲御史有言官之責朕屢次諭令條陳輾轉推諉及首行條奏又將此必不可行之事希圖寬厚之稱而欲以刻覈之名歸諸君上其居心甚屬可惡著交部嚴加議處具奏

又倉場侍郎岳爾岱等奏明流水溝等處漕船漂沒奉

上諭大雨時行之際河流驟長沿河空重糧艘依次停泊其適當決口之衝不及防範被水漂沒此非弁丁

等有意疎忽之咎也所有損壞船隻漂失米石俱免其賠補其濕米亦著交收免其更換被水淹沒及受傷之丁舵人等著倉場侍郎等查明加恩賑卹再將被水船隻每船賞銀五十兩濟其困乏凡此免賠頒賞之處均係特恩後不爲例

又刑部奏塞楞額名下應追銀兩全完照例免死減等發落奉

上諭塞楞額受朕深恩屢次逾格擢用竝授以封疆重任乃不思感激報効每事營私弄巧負恩之處甚多既不能禁約屬員革除陋規又復縱令家人索取門包及至敗露則以家人衣服之費爲辭竟似伊分內

雍正七年七月

八

應得之項山東巡撫朕每年給與數萬金養廉之資原以供其合家上下衣食之用使之寬然有餘自不纖悉取索於屬下今塞楞額於養廉之外仍復收受門包是塞楞額連年所得養廉竝不周恤家人俱入於一己之私橐矣著將塞楞額仍擬絞監候其所得養廉悉行追出俟追完之日該部再行請旨此非朕刻待塞楞額也凡地方大吏在任給過養廉者及至罷斥處分之後俱未將賞給之項追還祇因塞楞額受恩最深而負恩最重既已巧取貪婪又復飾詞狡詐無恥卑污已極故特加追罰以示創懲

初五日奉

上諭顏光祿自簡任總兵官以來實心供職於地方應行陳奏之事必據實入告其整飭營伍經理軍需皆屬妥協久欲用為提督因福寧地方緊要且仍任內有辦理未完之事未曾遷擢今聞溢逝深為憫惻著賞給司庫銀一千兩為伊歸櫬之用其應得卹典著察例具奏

又戶部議准雲貴總督鄂爾泰奏黔省軍田每畝納稅之例應行豁免奉

上諭從前申大成條奏時朕發與九卿議覆而後施行今鄂爾泰陳奏前來與前奏迥異大凡發與九卿會議之案因朕不能深知其原委及本地之情形難以

雍正七年七月

九

定其是非是以咨詢於眾博採羣言以期有益於民生吏治其本地熟悉風土之人及曾經作宦於其地者自當仰體朕心據實陳奏而九卿等亦當向深知灼見之人細加諮訪而後定議方為實心任事之道乃年來廷臣定議而外間不能奉行又復奏請更改之案甚多此皆定議時草率塞責而深知灼見之人隨聲附和不肯直指其利弊也即如張大有之條奏運丁子弟承充水手陳世倌之條奏巡撫驗收錢糧二人皆力稱為善政及後訪察則斷不可行急令中止此即大臣不實心奏事之明徵也申大成所奏軍田一案既不可行則從前會議時有軍田省分之九

卿官員何以不肯直言今朕既知其不可行若避朝更夕改之名苟且遷就以致貽累民生朕不忍為也嗣後若有地方之事經本籍之人及曾為彼地大員之人會同定議具奏而事不可行該督撫等奏請更改者朕必加究問

又刑部彙題本內山海關總管馬呼善將竊帶貂皮進關之張雲白等拏送刑部一案奉

上諭此案拏送貂皮前已降旨賞給緝捕之弁兵等其車輛騾馬不必送部即交與總管查明酌量賞給緝獲弁兵等嗣後有似此入官之車輛馬匹等項停其送部入官俱照此例賞給

雍正七年七月

十一

初六日

諭滿漢文武大臣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蓋言為君之難也又曰子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蓋言人臣之當匡贊其君也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帝王行事萬目之所視萬手之所指其嚴豈不更甚乎朕之行事若有可議者朕之辱即諸臣之辱也昔人云主辱臣死諸臣豈得漠然視之而全無相關之意乎縱不能如古直臣之面折廷爭爾等時常進見可以從容密奏朕樂於聞善不吝改過惟冀諸臣之盡言規正以補其闕若面從心非豈朕所望於諸臣者哉朕即位之初或尚有不知朕心而不

敢盡言無隱者今廷臣侍朕六七年矣豈於朕之居心行事尚不能深知而存猜疑之見乎從來天道昭然鑒觀不爽朕若不以誠待諸臣諸臣卽行欺罔或無報應乃朕實實以至誠待爾等古之所謂推心置腹者不過如是而諸臣尚忍懷私挾詐不以至誠事主斷無不遭

上天譴責之理是以數年來凡欺罔負恩之人無不卽時敗露天道之近且顯若此豈不可畏之甚哉至於朕之每日訓飭諸臣者并非但以責人而不求之於己也朕事事以身先之且深覺爲善之可樂循理之甚安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孔子曰君子坦蕩蕩聖人之

雍正七年七月

十二

言確乎不易諸臣但試行之必有暢然自得之樂也
初八日奉

上諭黃河堤岸乃運道民生所關最爲緊要年來殫心經理增卑培薄幸堤工堅固共慶安瀾獨是工程報竣例應歸汎修防而額設河兵堡夫只能修補水浪衝激之區防備臨險搶護之用至於堤身一年之內風雨淋漓車馬踐踏漸至侵蝕者亦勢所必有而堤遠工多不能責諸寥寥兵役也朕留心訪察已久又復詢問通曉河工之人知河防一覽內載有潘季馴每歲派夫加高五寸之請卽從前靳輔亦有每兵一名招募丁四名給以堤內空地耕種免糧歲令加

土五寸之議與朕計慮之處實相符合朕思堤工雖千有餘里若按丈每年加修五寸計費不過三四萬兩倘置之不議一年剝削四五寸合十年而計之其所費之多恐有不止於加修之數者況河流漲漫不時難以預料何若逐年增修保固爲未雨綢繆之計也朕意如此其果否有益之處著南北兩河總督尹繼善嵇曾筠悉心商酌詳確定議具奏至於州縣派夫銅弊久經嚴革而募丁給田之說亦不可行其每年歲修之費或動用藩庫帑金或於臨河州縣應解公用銀兩內就近支給若有不敷仍於藩庫撥補亦著河臣一併定議具奏

雍正七年七月

十三

初九日三法司奏致死親叔廉喜之廉大羣照律斬決奉

上諭廉喜以爭路細事先毆胞兄廉美則強悍無禮可知廉美因力不能敵呼子廉大羣相助廉喜復以木又毆打廉大羣廉大羣以木軸抵格遂傷伊叔之命則事出倉猝無心誤傷可知卽廉喜之妻亦供稱並無仇隙圖產等情且廉美已監禁病故廉大羣著改爲應斬監候秋後處決

又禮部侍郎錢以塏條奏請嚴行禁止造言誹謗朝政奉

上諭此奏識見卑鄙似此誹謗之舉朕不爲也國家如

有可勝之處即加以嚴禁可能消滅天下後世之禍
論乎如無可誘而奸惡之徒如呂留良嚴鴻逵曾
靜重捏造妖妄之言極誹謗毀此匪類自取誅戮耳
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豈有盡昧天良而共被其蠱惑
者乎又何必禁也朕大笑而覽之

十一日三法司奏准浙江總督李衛奏包佛寶從
堂兄包佛寶指使致死親兄包普照擬發遣黑龍
江奉

上諭弟致親兄於死若無可原之情則當按律正法不
應減等發遣今包普照淫兒滅倫悍惡無賴為通族
隣里所共惡伊弟包祿年方十六聽從堂兄包佛寶

雍正七年七月

十三

指使其情實可矜原況包佛寶已死該部擬照該督
所題發遣黑龍江與披甲人為奴情罪不符包祿著
以枷責完結

十三日奉

上諭據孔毓珣奏秦平海營守備戴進籍隸福建實未
請練水師蒞任之初猶應勉供職今則辦事懈弛出
洋頭暈驗其弓箭又屬軟弱調補陸路亦不稱職似
此庸劣之員難以姑容等語戴進係藍廷珍保送之
員是以朕將伊用為水師守備今辦事廢弛出洋頭
暈已簡又復軟弱於水陸俱不相宜似此庸劣之員
藍廷珍何以保送著該部行文詢問藍廷珍

十四日奉

上諭各省鄉試之年舊例以巡撫為監臨以布政使為
提調以道員為副提調以按察使為監試以道員為
副監試朕思藩臬二官乃通省錢糧刑名之總匯入
場一月有餘將地方公事沉擱遲延於官民均為未
便況既有道員二人則科場之事已有大員料理不
必又用藩臬即從今科為始各省以道員一人為提
調官一人為監試官永著為例

又直隸按察使張燦奏請嚴禁跌錢奉

上諭賭牌擲骰雖為貪錢然始初多以消遣而漸成者
原係適趣之戲具至於跌錢以賭輸贏此不過真正

雍正七年七月

十四

好賭棍徒一時不能遂意設為此法暫且為之日久
自然止息誰肯相率為此無味之戲況賭法豈止此
跌錢也禁此一端而下愚不移者又設他法矣禁款
多則繁繁則難遵汝等地方大吏但肯實心奉行能
力禁牌骰二事足矣何必波及他事也此皆輕本重
末之舉朕所不取如果牌骰之禁人人竊遵則其他
游戲之事只用一張告條可保其當下不為也若禁
不止令不行似此有名無實之禁便禁千百條徒滋
紛擾於事何益若謂輕禁國寶更屬鄙論較之以錢
作錢毛之底脚踢為戲又孰輕而孰重也況錢文乃
民用之國寶朕惟以資人為寶餘無可寶者若規避

失察賭博之處分而借跌錢不究之地方官以塞責
便禁跌錢亦何益之有此語更屬可笑其平日不能
察吏處昭然自首矣識見平常當奮勉學習況跌錢
雖未奉旨明禁而一切賭具亦未嘗不容汝等禁約
也當禁者汝自飭屬員爲之何必有此實奏

十五日奉

上諭據鄂爾泰奏稱都勻各寨苗民向化投誠認納糧
賦編入保甲永爲良民甚屬可嘉其化導苗民之知
府王鍾珣奏將趙文瑛著交部議敘

又四川巡撫憲德題奏夔州府知府周彬交代遲
延請解任質審奉

雍正七年七月

五

上諭從前夔關稅務因無一定章程是以司稅之人得
以高下其手任意欺隱以飽私橐經周彬接管以來
釐剔弊端諸事漸得清理至於奉行之初條款未能
盡一卷冊稍有稽遲亦勢所不免若因此不得已之
細故遂將實心任事之員奏劾解任則甚爲冤抑隆
昇辦理夔關稅務瑣屑不知大體前伊奏摺中曾經
奏劾周彬朕已批示申飭憲德身爲地方巡撫是非
可否當有定見不應隨聲附和今但據隆昇容稱又
檔不符冊籍遲延遂將周彬奏解任殊非大臣公
平察吏之道周彬不必解任若果有侵欺作弊之處
俟隆昇確實查出具奏之後再降諭旨

十九日奉

上諭直省各營缺額馬匹例用朋扣銀兩買補自康熙
十年部議將山西河南陝西甘肅湖廣四川六省營
馬缺額以招中茶馬撥給所有朋銀悉行解部其後
四川湖廣督撫以該省離甘肅路途遙請停撥茶馬動
朋銀買補陝甘晉豫四省仍領招中茶馬至康熙四
十五年停止招中而該省督撫並未奏請給發朋銀
遂至營馬凡有倒斃皆各兵自出已資買補前降諭
旨令岳鍾琪將陝甘二省營馬補額作何補給定議
具題岳鍾琪已經題覆現交部議應將山西河南營
馬補給之處交與兵部一同議奏又聞河營馬匹亦
係兵丁自行買補著該部一併查議

二十一日奉

上諭粵東三面距海各省商民及外洋番估攜資置貨
往來貿易者甚多而海風飄發不常貨船或有覆溺
全賴營汛弁兵極力搶救使被溺之人得全軀命落
水之物不致飄零此國家設立汛防之本意不專在
於緝捕盜賊已也乃沿海不肖之弁兵等利慾薰心
貪圖財物每於商船失風之時利其所有乘機搶奪
而救人之事姑置不問似此居心行事更甚於盜賊
其無恥殘惡已極豈國家兵弁忍爲之事乎如雍正
六年八月間有福建福安縣人徐榜貿易西洋行至

廣東新寧縣地方遭風損船廣海寨守備鄧成同兵丁等巡哨至彼撈獲銀錢私相分取而坐視徐榜等在危困之中不行救護此案現在題察候審又聞有香山縣澳門番人月旺貿易交趾於雍正六年十二月在瓊州府會同縣遭風損船該汛百總文秀即駕小船搬運貨物及至登岸止還本人緞疋銀器數件其餘藏匿不吐地方官現在查追似此貪殘不法之事廣東福建二省居多而他省沿江濱海之營汛亦所不免此皆該地方督撫提鎮等不能化導於平時又不能稽查懲究於事後以致不肖弁兵等但有圖財貪利之心而無濟困扶危之念也嗣後若有此等應作何嚴定從重治罪之條使弁兵人等有所畏懼儆戒著沿海督撫各抒已見議奏到時九卿會同再行定議此旨頒到之時著一面即行出示宣諭弁兵等一面定議具奏

雍正七年七月

七

又奉

上諭向來奉天文職官員僅有俸銀而無俸米今朕欲加恩賞給俸米以爲養贍之資著該部查議具奏

又河道總督嵇曾筠題請將俸滿千總王經文授以守備職銜留工効力奉

上諭王經文著照該督所請准授守備職銜仍管懷河千總汛務豫省河營從前原未設有守備之缺著兵

部酌議添設守備幾缺以爲武弁効力河工者上進之階

二十三日奉

上諭據明圖奏稱私出匿名揭帖及索詐銀兩之王克能等俱應交與刑部拏問凡所管人員若有被上司冤抑之處理應赴都察院衙門及該管之處控告今乃違背功令私出揭帖此風斷不可長著該部嚴審究擬具奏明圖奏摺等件并發

二十四日奉

上諭廣東免死盜犯林亞興等二百八名該督疏稱若發木籍難保其必無再犯應將精壯者分發各營隨

雍正七年七月

六

營演習俟有名糧陸續驗補其不堪入伍者分發各衙門充當水火夫等語朕思此等之人既在本籍干犯立斬之條幸遇朕恩許其自首與以改過遷善之路實係曠典若仍留於本省地方收入營伍必爲同輩所輕賤而伊心轉不能自安且其素日熟識之人俱在本省將來亦難保必無彼此勾引之弊孔毓珣辦理甚屬錯悞著將此等自首之犯分發直隸山西山東河南四省交與該督撫提鎮等派撥每營一二名令其入伍食糧教導管束使其自新其不堪入伍者派以水火夫役差使但念伊等遷移他省或攜妻子遠道盤費維艱著動支藩庫銀兩每人賞給路費

務使足用勿令長途失所孔毓珣以已身將離廣東之任遂草率辦理並不細加籌算計及久遠又不預先請旨甚屬不合其賞給各人路費銀兩著孔毓珣出資還項

二十五日兩江總督范時繹奏報原任沐陽縣知縣傅夢熊虧空錢糧問流發遣捏稱病故潛居沐邑經該縣鄭顯正拏獲奉

上諭該部嚴察議奏傅夢熊託稱病故逃匿多年該地方能留心查出甚屬可嘉若各處有司俱能如此實心辦事則犯法之人何至漏網倖免該縣知縣鄭顯正著從優議敘范時繹亦著議敘具奏

雍正七年七月

二十六日奉

上諭暹羅國王遣使遠來供獻方物具見惻誠朕念該國遠隔海洋進獻方物實送不易欲酌量裁減以示恩恤遠藩之意但此次貢物既已貢送而來難以帶回本國著照往例收納其常供土物內有束香安息香袈裟布疋等十件在內府無必須應用之處嗣後將此十件免其入貢永著為例該部詳悉行文該國王知之

二十七日奉

上諭據性桂等具摺奏進瑞蘭一幅稱為萬蠶同功織成但朕留心體察知養蠶之家有時游戲聚眾蠶於

磁甕之中甕內四傍滑澤光潤蠶不能緣而上行面上糊鋪一紙其蠶只於紙上盤旋往來如織眾蠶吐絲紛紛凝結久而成片器圓者成圓器方者成方既成之後去其原紙宛似人力織成以此推之器小者可成小幅則器之大者亦可以成大幅矣今浙江所進似由人工造作該督等未喻其故或為所欺亦未可定著再行詳察如果係萬蠶同織而成必有確實憑據可驗著明白查奏倘由人工造作亦將實情具奏朕每事必期核實況素性不言祥瑞豈可稍涉虛罔至於進繭之人若果有造作情節此不過微末鄉民希冀恩賞非作姦犯科者比不必嚴訊以致苦累

雍正七年七月

又大學士等議覆福建巡撫劉世明條奏請將試用人員分派藩臬衙門學習奉

上諭凡在部學習辦事人員每月給以公費銀二兩其在各省藩臬衙門學習人員著該督撫等酌量每月給以三四金為薪水之資於本省公用銀兩內支發朕覽劉世明所奏深得造就人材之法近來頗有人言各省督撫於試用之員委署印務一年之中屢次更易不能久於其任甚屬紛更於吏治無益者此皆傍觀之人不知督撫用人之難而為此求全責備之偏論凡為上司者果得天地相宜之員豈肯朝更夕改使之庸不暇暖乎蓋因始初見其人言動舉止似

屬可用故委之以要缺及受事後見其難以勝任故改授以中缺若再不能勝任則不得不改爲簡缺須知督撫等於試用人員履行更易地方者尚屬留心察吏不肯苟且姑容之上司也督撫之委用屬員亦如朕之簡用督撫果得其人亦何樂而不使之久於其任倘不得其人安可不速行更換使之貽誤地方此用人一定不得已之情理也又如部選應用之州縣官亦係新進未曾閱歷之人況必須具題而後更換督撫等見其不能勝任若無過犯不便輕率奏奏只得姑且容留及至甚不妥協而後更易其間貽誤之處較之試用人員之履行更易不更甚乎至於本地縣令等官缺出若候部選之人到任則時日稽遲若委本地佐貳官員署印又未必優於試用之人員今用觀政學習之法則優劣可分人才易於表見於吏治自有裨益候朕多選人員命往直省以備學習著通行各省督撫藩臬知之

二十八日奉

上諭陝西興安州於康熙四十五年河水泛漲冲塌城垣房屋漂沒各案倉糧共六千四百四十餘石曾經鄂海以此項糧石皆兵民積蓄之需不便虧缺題請令官紳士庶不拘多寡量力捐輸在案但自題請捐補以來聞止捐過糧穀七百餘石尚虧欠五千六百

餘石未曾補足朕思當日公捐之舉本係聽從民便今事歷多年著將官紳士庶捐補之舉曉諭停止其興安州應補糧石或照陝省現動五分耗羨採買糧石存貯社倉之例令該督撫酌量辦理具奏

又奉

上諭兵部奏稱武舉在本省學習之後遇有千把總缺出卽在本省與兵丁一例拔補朕思武舉等令在本省營伍差操學習者取就近本籍之意若卽在本省拔補千把總則伊等希冀得缺未免開鑽營倖進之端且該管官之秉公拔補與否亦無從考驗嗣後將隨標差操學習之武舉等令該督撫等看其材技優嫺曉習營務者照年滿千總例送部考驗分發別省遇有千把缺出卽行補授則人材既可造就而拔補亦得公平將此永著爲例

又奉

上諭閩省官員養廉之資朕令督撫等籌畫據福建巡撫劉世明摺奏閩省九府一州除臺灣耗羨督臣高其倬議給該府各員養廉外其八府一州所有耗羨戕羨及雜項出息共銀一十六萬九千二百餘兩承辦公務共應用銀七萬四千七百餘兩其餘九萬三千二百兩分給各員爲養廉之資開具數目陳奏前來朕思閩省自督撫以至府廳州縣共九十九員若

雍正七年七月

三

雍正七年七月

三

僅以九萬三千餘兩分給養廉實不敷用已批令該撫將閩省報出各處稅課贏餘銀一萬一千三百二十兩又臺灣官莊等項歸公銀三萬七百三十九兩共銀四萬二千五十九兩酌量增加各員養廉之資至縣丞以下微員亦令酌給銀兩以爲薪水之費俾大小官員等衣食充裕得以盡心職守不致絲毫取給於民但劉世明奏摺內稱閩省有承追無著銀四萬一千餘兩議將各官養廉銀內酌扣完補等語此議甚屬不合凡屬地方虧空安得有無著之項不欠在民卽欠在官不在前任卽在後任若本官家產盡絕則有分賠之上司若本人已經身故則有應追之子孫乃督撫大吏等瞻徇情面不肯實心查追往往以無著二字草率塞責希圖朦混或因一二實在無著之案遂將有著者併入其中或因遠年無著之案遂將近年者混入其內其間弊端不可枚舉朕治天下事事準乎情理若果係實在無著之項該督撫等卽當確查據實奏聞懇恩豁免今乃以現任官員養廉之資而補從前劣員虧空之項天下有此情理乎著閩省督撫詳悉確查若有實係無著之項著另行具奏

又奉

上諭御史圖巴海奏稱宗室應補用部院司官筆帖式

等語夫宗室若補用別部院司官筆帖式回堂時不得不屈膝稟事除宗人府宗室王公外其他大臣處如何行得且朕詢問之下伊舉止恣肆圖巴海乃下五旗王屬下之人伊必藐視該管之王不知尊敬始如此條奏圖巴海著革職交部嚴加議處

二十九日諸王大臣等奏賀滇南慶雲奉

上諭諸王大臣等所奏知道了朕思雲霞之氣時時時散今慶雲屢見於滇南地方自因該省大臣官弁兵民有感格

上天之處始蒙錫此嘉徵以示恩獎但

天象之災祥由於人心之敬肆捷於影響呼吸可通朕每

承

天貺益深虔惕夙夜靡寧惟冀滇省官民愈加黽勉始終

一致以仰答

上天垂象之鴻恩

雍正七年七月

三

雍正七年七月

三